

十年坐牢,高官出獄後發長文《我的奮鬥和兩個女人》^{2/3}

桑迪凱利

(接上期)我的前妻,她就是這樣一個充滿魔力的女人,魔力,這個詞不同魅力,你是文學家,一定會體會到這兩個詞語的內涵差異。

3、他的明星情人讓他放縱和瘋狂:首長,為什麼叫我安娜?

呵呵,她在王雪冰出獄後接受媒體採訪自稱:

你們傳言的那個安娜不是我

那么,什么是魅力呢?我之所以比較這兩個詞,就是爲了說一說我的另外一個女人,我對她呢稱安娜。我不說她的名字,其實你也知道,是吧,媒體報道過不少,她是一位著名的影視明星啊。關於我們的八卦能少嗎?一個是“貪腐高官”,一個是“大紅明星”,多有猛料啊,太對那些記者的胃口了吧,對不對?哈哈,我不怪你來找我,選擇我訪問,恐怕不光是因爲我級別高,屬於老虎級的,在“老虎”里面,我算是輕量級的,哈,但是有風流韻事啊,你不就是冲着這個來的嘛,呵呵。

我今天答應見你了,願意跟你談這些,本身就說明,我能夠坦然對待自己的過去,自己的人生,是非成敗轉頭空嘛,三國彈詞開篇不有這一句嗎,最終都是檣櫓灰煙滅啊老弟。所以,人最好坦然,不要遮掩自己的過去,更準確地說,不要遮掩自己的靈魂。

說我跟安娜的這段往事,首先要申明,絕對不是有些人八卦的那樣,我通過一部電視劇看中了她,然後打電話給某導演,然後開始了物質轟炸,直到把她轟暈,倒在我的懷中。 你來之前,加小編微信:rilil1979 看更多好文,肯定也研究過我的案情,我相信你研究的是權威的官方材料,而不是民間小報。我有那么下作、那么低級嗎,一味奔着人家的肉體而來?再說,我的涉案數額就那么多,最後認定的也就一兩百萬,即便那些錢全部給她,能買她這個級別的明星跟隨我幾年?人家的片酬和出場費早就超過了這個數,憑什麼跟我就那么賤? 安娜在我生命中的出現,在我情感世界里的出現,可以說,也是突然的,意外的。跟郝寧的出現一樣突然,一樣意外,一樣充滿了機緣巧合。

那是 1998 年秋天的一個周末,我的一個大客戶何先生,急匆匆地給我打電話,希望我能在第二天下午出席他組織的一個慈善活動,並在晚上的招待酒會上講話。何先生是一位來自香港的投資大佬,每年組織此類活動,意在與內地金融、商業、投資、傳媒界的大佬們聚會,並借此整合資源,挖掘機會,順便也傳達一下愛心。

何先生在電話里懇切地邀請我,說雖然活動嘉賓中大佬雲集,明星斗豔,但真正有分量的還是我這樣的政商兩跨的首長。我如果肯光臨指導,活動的檔次會高出很多。企業家,畫家,導演,影視歌舞界明星,他們真正在乎的,還是在晚會上遇到像您這樣的首長,國家未來的經濟掌舵者。

當年,46 歲的我已經掌管一家中字頭金融集團,位居正部級已經 5 年多。人們根據我的年齡、位置、實力、資歷,無不判斷,不久的將來,我必定會進入國務院,未來的中國,需要我這種專業的高層領導。我自己也覺得,在這方面幾乎無人可以與我攀比!我相信何先生的話雖然出自一份熱情,一份抬愛,但並非空穴來風,毫無依據啊。

那一年,正是亞洲金融危機大爆發的第二年,形勢十分危急。第二天下午,我準時出現在活動大廳。我知道大家等我這場講話,最關注的還是金融危機到底到什么程度,能不能走出,何時走出,以什麼方式走出,需要哪些國家、哪類機構、哪個群體做出何種努力,甚至犧牲。我對着一屋子成功人士,微笑着,輕鬆地微笑着,沒有講一句套話,沒有講政治經濟,沒有正面講正在發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,甚至沒有講慈善的美德,而是講了一個似不關聯的小故事:

這是炎熱小鎮慵懶的一天。太陽高挂,街道無人,每個人都備台高築,靠信用度。這時,從外地來了一位有錢的旅客,他進了一家旅館,拿出一張 1000 元鈔票放在櫃檯,說想先看看房間,挑一間合適的過夜。

就在此人上樓的時候,店主抓着這張 1000 元鈔票,跑到隔壁屠戶那里支付了他欠的肉錢。

屠夫有了 1000 元錢,橫過馬路付清了豬農的豬本錢。

豬農拿了 1000 元錢,出去付了他欠的飼料款。

那個賣飼料的老兄,拿到 1000 元錢趕忙去付清他召妓的錢(經濟不景氣,當地的服務業也不得不提供信用服務)。

有了 1000 元錢,這名妓女冲到旅館付了她所欠的房錢。

旅館店主忙把這 1000 元錢放到櫃檯上,以免旅客下樓時起疑。

此時那人正下樓來,拿起 1000 元錢,聲稱沒一間滿意的,他把錢收進口袋,走了……這一天,沒有人生產了什麼東西,也沒有人得到什麼東西,可全鎮的債務都清了,大家很開心……

這個故事講完後,我說,故事告訴了我們一個什麼道理?現金是要流通才能產生價值!但這只是表象。實則我們從中得到的啓發是,只要流通起來,錢即便不會生錢,但死錢會變成活錢,活錢就能解決經濟中的許多梗阻問題。包括金錢本身的麻煩,比如今天我們遭遇到的亞洲金融風暴。當然,這還不是我今天要表達的思想。我是想告訴大家,今天我們從家里,從世界各地走到一起,企業家應該向畫家求購藝術品,投融資專家應該與企業家勾肩搭背,商業流通領域的先生們應該關注和介入傳媒,傳媒大佬們應該幫所有人扯上關係,這就是流通,就是創造價值。然後所有人,從自己的價值盈餘中拿出一塊,交給傳媒去運作慈善,積善積德,造福社會,播種仁愛。俗話說,得道多助,天下順之,我相信今天我們會聚一堂,是以廟堂之高搏江湖之遠,是智舉,善舉,福舉!好,讓我們舉杯、舉杯、再舉杯!

我在仕途 30 年,很少中規中矩,拿腔拿調地講話,多是由着興緻來,隨着性情來,尊重現實來,我的講話絕大多數時候,受到歡迎和好評。熱烈掌聲和熱烈掌聲是不一樣的,一個經常在主席臺上發言的人,不可能看不透,不明白各種奧妙。熱烈的掌聲如果有配套的熱烈表情,這掌聲基本上是真的熱烈,由衷的熱烈。我講話的時候,看到了安娜就站在人群的前排中央,她一直凝視着我,微笑着頻頻領首。我看到了她眼睛里的熱烈。我相信我的直覺。

安娜當時剛剛主演了一部電視劇,這部電視劇也正在熱播。她光彩照人,在人群中閃耀着巨大的磁場。不能否認,那個慈善之夜,我和她,是全場的焦點。

當我端着紅酒杯,在一旁靜靜地看着她被人群包圍,歡暢地聊天,放聲地大笑,我忽然有一種特別恬靜的喜悅。過了一會兒,她應酬完幾個包圍她的企業家和畫家,端着杯子向我走來。她美目流盼,裙裾飄逸,一步三韻。在厚厚的羊絨地毯上,她無聲地向我飄移而來。那一刻,世界是凝固的,而我的血液是急速奔騰的。

我主動對她說,安娜,我一直在三尺之外,艷羨着你,也保護着你。

她說,謝謝,很有風度的距離。

她的眉毛向上挑了一下,說,首長為什麼叫我安娜。

“你讓我想起了少年時代閱讀的人文版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,封面上有一張素描安娜,你的風姿,表情,出類拔萃的美麗,如出一轍。你更有西方古典氣質,而不是東方傳統。”

我毫不諱言,對她大加贊嘆。請你相信我,我不必在任何公眾場合,對女人濫用溢美之詞。我沒有必要那麼做,也沒有人能激起我那樣做的沖動——除了知遇郝寧,除了艷遇安娜,人生中的這兩次相遇,我的兩次怦然心動。 那天晚上我們分別邀請對方跳了一支華爾茲舞。我先主動,然後,她追加了“主動”——整個晚上,她一直在我的視線里,沒有逃脫。我清楚地發現,她就主動邀了一次舞,唯一的一次主動,給了我。在輝煌碩大的水晶吊燈下,她身姿挺拔,舞步流暢,我們和韻合拍,身心搖擺。她微微昂起下巴,拉直了頸線。她的鎖骨是那樣的凌厲,她的酒窩是那樣的渾圓,她簡直就是天使在人間。如果拍一部中國版的《天使在人間》,安娜是女主角的不二人選,是華人版的艾曼紐·貝阿。

跳完舞後,我們又到露吧吧喝了很多紅酒。我想起了安娜前一次戀愛的不幸。她錯愛了一個文化騙子,陪伴那人浪費了幾個春秋,結果文化騙子的資金鏈斷裂,匆匆卷走了賬上的一點資金(其實都是銀行貸款),連招呼都沒有給安娜打一個,就突然從她的生活中消失了。據說,逃到了日本,隱姓埋名避難。可安娜獨自吞噬自己的苦果,從未在人面前說過前男友一句不是。每當媒體糾纏她的時候,她都是淡淡一笑,說我個人對自己的青春負責,沒有什麼好哭的,好恨的,好說的,謝謝大家關心。 想到這里,我就脫口而出,安娜,你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。跟許多明星不一樣,你心靈高貴而精神平和,你站到我身邊時,我感覺到的氣場雖然十分強大,但一點也不咄咄逼人,而是散發出一種暖融融的氣息。

“那是因爲空調打得太冷了,我成了熱源。”安娜俏皮的話,讓我們哈哈大笑。

那一夜北京的天空難得的澄澈。

舉辦晚會的地點在京郊,沒有太多的光污染。星空燦爛,恍若眼前。我們兩個臥在欄杆上,一齊伸出手去,說要捧取這星光。我還臨場發

揮,改編著名的《月之故鄉》的歌詞,吟咏出幾句詩行:

天上有個星星

地上有個星星

此時,天上的星星下凡在地上

地上的星星其實在天上

我抬頭望天上,低頭看地上

一個在夢里,一個在心上

安娜靜靜地聽着,含笑不語。但我能夠感覺到她的心花怒放。

我和安娜就這樣相遇而心動了。我認爲,我們是彼此欽羨的,我們的交往是循序漸進的,我們的感情是水到渠成而後發的,絕對不是一些小報搞的那種春秋筆法的瞎編排。

我那時一個人生活在北京,是一個“準單身”。早些年,郝寧跟我結婚之後,很快跟着我到紐約生活。我在結婚的第二年被再次派駐紐約。我們在那里,有着如痴如醉的新婚甜蜜,找到瞭如詩如畫的異國情調生活方式。郝寧常說的一句話,就是我們前輩子一定是歐美的靈魂,今生雖經周折,終究還是尋到了歸屬。我們在聯合國總部旁邊買下一棟小洋樓,經常在家里舉行宴會,花旗銀行等美國一些著名銀行的執行官都是家里的常客。

我們很快生育了兩個孩子。周末舉辦 Party 時,我陪着外國同行喝紅酒、抽雪茄、打高爾夫球,而一對兒女與客人的孩子們快樂地在一旁玩耍,郝寧深深地陶醉于這種生活。我也有種特別的滿足。可是,我知道這種生活對我來說,一切都是臨時的。我在紐約,代表的是中國金融,我不是私人資本家,這種生活不過是“借來的生活”。然而,郝寧鐵了心要定格在這種生活里。兩年後,當我再次被召回回國時,郝寧堅決不肯跟隨我回國,而是在紐約長期定居下來。

我在北京甚至全國全球到處有朋友,離開郝寧卻讓我發現一個恐怖的現實,就是他們跟我很難踩到同一個鼓點上,他們中幾乎沒有人可以取代郝寧。

回到國內,白天我處在事業的亢奮中,每當華燈初放,我坐着小車徐徐穿過長安街時,心中總是悵然若失。每天上班後,再也沒有人爲我梳理髮型,沒有人爲我搭配好西裝領帶,沒有人跟我討論約翰·施特勞斯和鄧肯,沒有人爲我調制我鍾愛的雞尾酒,沒有人 在酒後伴着我在臥室踏着柔情的舞步……我曾多么地相思郝寧的驕傲、睿智、時尚,以及如歌行板的婦唱夫隨啊。當我遇到安娜,在相當長一段時間,我們都是保持着熱

烈而強勁的友誼。

我覺得奸情與戀情的區別,在于前者是用物質化手段直接強暴感情意志,後者是順其自然,保持健康態勢,一步步發展出來的。你看過吳若甫、蔣雯麗和俞飛鴻主演的電視劇《牽手》嗎?當年正好在熱播這部劇,很火,從物質貧乏相依爲命式感情生活走出來的中國人,正處在巨大的情感波動中,《牽手》順應社會心態橫空出世,引起萬人空巷。爲什麼?很簡單,這是第一部客觀肯定“小三”真愛的中國戲,驚天也逆天啊。吳若甫演的鍾銳與俞飛鴻演的王純,在事業中相互扶持,知音知心,發生了婚外情。這種感情並不骯髒,甚至有些美好。說實話,我當時就是覺得自己是戀愛中的吳若甫,安娜是王純,在我的心靈空缺的時候,如仙女般下凡。當然,我比吳若甫更幸運,郝寧並不是刁蠻的黃臉婆夏曉雪,只是,她不肯隨我遷徙,不能做一個妻子對丈夫應有的陪伴。

然而,一些媒體是怎麼評論我的這段感情發生的情景的呢?你聽聽:“……回國後,他對附庸風雅生活的追求絲毫沒有改變。他經常在北京的家中舉行小型酒會,不少文藝界知名人士都曾到他家中做客捧場,這些明星、大腕在他面前顯得畢恭畢敬。一邊是女演員對他暗送秋波、投懷送抱,一邊是高朋滿座飲酒賦詩、談論文學藝術,這時他總能感到一種特別的風流倜儻、瀟灑得意。

1998 年秋季,一部頗有影響的電視劇正在國內各大電視台滾動播出,劇中影后級女主角那青春靚麗的身影、甜美俏麗的笑容吸引了他的目光。他立即拿起手機撥通了一個熟悉的名導演的電話:這女孩子演技真不錯,我認真看了,有一些心得要跟她交流,如果把握得好,她會成爲中國的凱特·溫絲萊特,有機會請她來參加我的 Party,我跟她說說。 時隔不久,在他家舉辦的酒會上,他終於見到了傾慕已久

的女明星。

走下熒屏的女明星真是有着驚人的美麗,一顰一笑都讓他心醉不已。他立即上前很紳士地拉住她的手,在手背上印上深情一吻:大駕光臨,不勝榮幸,艷光四射,蓬華生輝。知道嗎,爲了有資格在你石榴裙下,做一個痴情王子,這段時間,我把你演的全部影視劇都欣賞了一遍,對你的演技佩服得五體投地。更沒想到生活中的你更加光彩照人!

他的舉手投足和言辭完全是洋做派,讓這位見過大世面的明星,竟然克制不住激動,兩頰泛起了嬌嗔的紅暈。在酒會上,這位身居部級領導崗位的中年男人,放下了平時端着的一切架子,毫不掩飾對明星美人大獻殷勤,不顧衆多來賓,從酒會開始到結束,一直緊隨着明星身邊陪她聊天。

他演繹着自己在美國打拼的傳奇經歷,夸夸其談如何判斷亞洲金融風暴的走向,如何反制金融大鱷索羅斯,頭頭是道,那氣度簡直如同共和國總理似的。這位高官的傳奇、健談與風度,讓女明星刮目相看,而他毫不吝嗇的讚美也令她心花怒放。酒會結束時,看着風情萬種的女明星飄然遠去的背影,他的心里生出一種非征服不可的慾望。是的,征服,如歌中唱的,就這樣被她征服,切斷了所有退路,他的心情是堅固,他的決定是糊塗……也許,他的心中當時激蕩的就是這首老歌的旋律。”

您看,就是這種文章,鋪天蓋地,我完全就是一個不入流的獵艷者,我還有什麼自己的想法可說的呢?

4、他和安娜喝 10 萬一瓶的紅酒,送 10 多萬一支的手錶

我跟安娜開始約會,安娜喜歡熱鬧,最初都是我策劃組織小型 party,我們很自然地在一起,開心心過一個周末什么的。安娜喜歡高檔西餐,這個與我不謀而合,我們都是西餐派,拒絕中餐的油膩,厭惡中餐環境的那種嘈雜。她最喜歡法國大餐,日本料理,我喜歡意大利和法國大餐,還喜歡地中海式的環境。一段時間的 party 式約會後,我開始單獨約她見面“吃小竈”。我通常爲她選擇馬克西姆法國餐廳,那里的牛排、鴨舌和玫瑰餅,非常對她的口味。我還選擇了最高檔的中和日式料理店,爲她購買了紫金貴賓卡身份,吃飯前可以沐浴,並穿上美輪美奐的和服。安娜的悟性很高,那里有日本傳統音樂三味線的表演,她很快迷上三味線的情韻,尤其喜歡年輕派的演奏家作品。比如上妻宏光,那時候剛剛第二次獲得日本音樂大獎,他的津輕三味線演奏,簡直對人的情緒世界長驅直入,那種感受真不是一般藝術可以渲染得到的境界。我就設法通過關係找到店長,翻譯了他的全部三味線音樂,包括吉田兄長、長山洋子、高橋竹山、北島三郎、杵屋五三助等人的《夢の橋》《春駒》《覺醒》《YOAKE》《RYDEEN》《桃源鄉》《火の國》等作品,然後親自編排目錄,繪製 CD 封皮。

人有時候連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有多大潛力,我覺得安娜激發出我更多的潛能,這些細活兒我以前從未染指,但爲了她,我竟然上手就會,而且做得非常精緻。安娜讚不絕口,說編劇都編不出這樣的故事,一個大首長,日理萬機,卻能在夜晚進入自我的寧靜小世界,做出與事業毫無關係的精耕細作的活計!我及時脫口表白:感謝愛賦予我至高勇氣和力量啊。

她微笑着不語,清酒使她微醺,音樂讓她迷醉,關懷懷護,讓她神采飛颺。此情此景,萬般動人。

私交了兩個月後,我決定設計一場兩個人的獨特浪漫。

在籌備了兩個星期之後,我們的浪漫周末開幕了。在酒店頂層超過 600 平方米的三面落地窗的總統套房內,我跟安娜對坐在雪白桌布鋪就的西餐台前。伴隨着悠揚的絃樂四重奏現場表演,象徵着“久仰久慕”的 9 個統一白色着裝的服務生,陸續登場。三道細點,七道意大利浪漫餐,委託酒店訂購的意大利頂級葡萄酒,一瓶價值過 10 萬元 Giacomo Conterno,開瓶後溢出濃鬱的葡萄醇香。餐後,一杯英國紅茶,几句溫軟情話。然後我們移座中央客廳,12 名白衣少女組成的聖女合唱團,進入客廳,在小樂隊的伴奏下,演唱了四首經典歌曲,兩首歐美情歌,一首宗教詩,一首中文歌曲,而這首中文歌曲正是安娜主演的一部電視劇中的主題歌。然後是一個美容師,三個專業水療師伺候的兩小時私人水療和美容。

這一切結束後,真正屬於我和她個人空間的時刻到來了。服務生推進一個禮品餐車,一個燭光車,然後熄滅了房間所有的電燈,在溫馨燭光和玻璃窗外首都的燦爛燈海里,我開始了表白。

我揭開禮品餐車上的蓋頭,99 朵玫瑰花束燦然而出。我手執玫瑰花,單膝下跪,向安娜做了三分鐘的傾訴,告訴她從第一面見到她之後的無限相思,交往中的無限歡愉,她在我心目中的無限魅力。接着我從車子里拿出另外一件禮物,一塊價值 12 萬美元的江詩丹頓藝術腕表。

(未完 接下期)